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滋溪文稿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滋溪文稿卷二十一

元 蘇天爵 撰

碑誌

元故承德郎壽福院判官林公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方夏收攬豪傑布列周行其大者任以股肱耳目之寄次則公卿百執事之選下至宫室服御飲食醫藥弓矢車馬既以大臣世掌其事至於分官以

任其職者則亦在所選擇初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此其立制周密得人衆多至其子孫猶世守之不改其法焉
成宗皇帝元貞之初錢唐林公堅至自江左近臣導之入覲遂得列於宿衛治饔事焉公儀貌秀異言論慷慨美鬚髯見者偉之出入官禁恭慎不懈稍以能自著
大德初朝廷乃命以官授進義副尉常湖茶園副提舉三年陞同提舉公規畫有方課以時集茶户歲貢有常有司又復役之皆以為苦公聞於朝即蠲其役考滿復

歸內庭執事如故至大初從行在上都賜見於水晶殿有旨命掌中宮饔事尋授徵事郎中政院司議贊畫事宜不亟不徐多中肎綮本院掾曹官長近幸者多循故習辟用私人公請於六曹掾擇而用之庶幾得人衆從其議前後擢用十餘輩果皆清慎有聞其後多至大官若內臺中丞何公約亦其一也久之公以父年八十乞歸養不許命賜鈔五十定以為甘旨之奉馬尋陞承直郎中政院斷事官公用刑惟務寬平或有鞫問則第以

情求之初不事榜掠也常侍上幸奉宸庫偶於暗中得一帛囊不知為何物也持至上前發而視之皆大珠也上嘉其不欺賜黃金寶裝束帶一帛五十疋鈔二百定中宮錢穀多出東南領于江浙財賦府歲久逋負者夥公奉命徵理得鈔若干萬定糧若干萬石仁皇念公久侍禁中進公為司農丞又改都水少監命未下以父喪去官服除會上以聖壽萬定寺世皇神御殿所在當領祠官以奉祀享有旨立壽福院擢公判官階承德郎寺

有先朝賜田若干頃主者多爲姦利欺隠公乗傳徧走畿甸按籍求之盡復其籍延祐之季以疾在告無何致仕南歸公爲人慈祥豈弟人有急難亟援救之嘗奉使上京之潮河民有爲勢家妄占爲奴者二百餘户泣訴于公歸言于朝皆復之民及官茶司茶户有與民相仇者先賄其吏而後以私茶誣民覬不得解公察其寃力與同列爭辨卒明民無他抵茶户誣告者罪又嘗奉旨監製茶品於閩前爲使者指以尚食需索多端民不勝

擾公以廉自律復爲戢其撓政者民甚安之頌其美于石有士葬其親于茶山之傍地實民産而惡少素與士有隙搆詞興訟公覈實直之嗚呼公存心忠厚若此是皆因事可見者特一二焉惜乎終于禁庭之職掌而不克盡其所施設也公字仲實宋建炎初由光州徙家錢唐祖其閤門宣賛舍人妣王氏封碩人父昌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嘉興路崇德州知州驍騎尉華亭縣子妣黄氏追封華亭縣君初歲在丙子左丞董公從丞相淮王

以兵抵杭官民相繼請見公時猶未成童從親偕來進退安雅儼若成人董公見而奇之留置左右頃之董公分兵取閩載戰艦入海公偕衆別乘一舟從之會風濤大作其舟將覆董公亟命人救援得公其舟竟覆及班師北還公請歸省左丞憐其志許之道出泗州遇淮水大漲登浮圖避之凡三日不得食水退方歸聞者異焉及歸老於家日惟故舊相為娛樂與其兄承事郎江浙理問所知事屋弟承務郎唐州管民提舉實克盡友愛

親族貧寒者多周給之教子嚴甚雖盛暑亦具冠衣端坐家庭之間肅如也公享年七十有二以元統二年正月六日卒娶顏氏陳氏丁氏鄧氏丁氏封華亭縣君子男四鎰將以公廕入官鏞由國子員補侍儀舍人鉎尚乘寺奏差鑑未仕女五兵部尚書賈忽里台集慶路總管李完澤尭松江府金山巡檢袁珙王某楊某其婿也孫男九女二復號至元之三年四月壬午葬公嘉興縣柿林鄉日新原鏞與天爵有成均同游之好故請銘公

之墓余不得辭銘曰

昔在至元南北一統羣材斯興克致其用惟時林公童稚甚奇應對進趨溫溫其儀入侍禁庭小心謹敕日從太官恭進玉食春秋扈行三十餘年進官五品循序以遷居之裕如是亦有命子孫繩繩克嗣其慶柿林之原實為公藏表名貞石鄉井之光

元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

蘇氏居趙郡欒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始

分處隣邦故常山之境訖今蘇氏為最盛稽其世出皆本欒城君諱恒字德常其先由欒城徙高邑至其祖又徙元氏今為真定元氏人曾祖諱彛金太中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為莞庫官君起家建昌路知事主吉州永豐簿隆興路録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開封贈制行授奉議大夫驍騎尉藁城縣子夫人王氏封藁城縣太君子男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次允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正孫男十人禎奉議大夫

司農丞祉進義副尉左衛率府百戶禔國學弟子員祐祚祺祿祥裕禮未仕君蚤從翰林李公治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羣縣務以惠愛元元為本初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俾不敢為姦及貳水豐訟至即決遣之無留者久之民畏其剛斷不敢犯法邑接溪洞其人時出為梗民以為病鎮將請調兵殲之君曰彼豈無良心耶如諭之不從兵未晚也即單騎深入諭以國家德澤深厚法制寬簡降者未始即誅何為陸梁自取滅

亡也酋長感泣帥其黨數千人求為貧民政譽既聞流戶來歸者又千餘家悉闢荒田以存活之滿代北歸邑民刻石以頌其美再調隆興建昌皆辭疾不行春秋既高優游里社日從樵夫野老嘯歌息偃於樽席之側既受寵命鄉閭益以為榮延祐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七葬元氏縣神宮鄉輔村原諸孫以狀來請銘余先世世出亦藥城也故為之銘銘曰

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誠在民民父母思剏活千人必

有封賞彼蒼者天報施不爽旣康而壽多子多孫勒銘墓石悠久長存

故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何君墓碣銘

何氏世居河南登封縣葬潁陽川韓家里國初著籍真定靈壽縣其葬真定縣原頭村者自君考全始妣崔氏君生貧家稍長營什百以養親久之資用饒益親老諸弟求分財異居君不能已中分之居無何諸弟亡其貲獨君完富如初後召諸弟與居君治生有法務儉約以

身先之凡治屋室必朴固曰是以待風雨也飲食服用必淡薄曰是以御寒飢也遇凶歲輒出粟以活其親族隣里之貧者家人化之皆率君教無違而其貲至今不衰君諱柾字清甫享年五十有九以大德丁未十一月十七日卒娶陳氏三子永道安道允道女適蘇某孫男三人某某佑孫女四人安道由章佩監知事容城縣尹擢掾中書出為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調山北京畿道廣教總管府判官遷奉訓大夫知深州事於是得

追榮其父母先贈君承務郎大興縣尹再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靈壽縣男母恭人陳氏贈靈壽縣君安道之妻蘇氏天爵之女弟也從封靈壽縣君故安道以君行事來徵銘銘曰

維何受氏肇自姬出萬封韓原胄本唐叔變韓為何厥音孔訛彌漢涉唐顯者實多君弱而食獨困窮窶以養以承靡懈寒暑爰菲我食爰萍我衣匪儉以固周貧賑飢天相厥德篤生子孫仲也服官克顯其親寵命有光

官封郡縣刻詩墓門積善者勸

有元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左君墓碣銘

泰定紀元之歲下詔萬方凡由吏出官者復舊制内外官封贈其祖考有差從仕郎拱衛直都指揮使司經歷左煥遷奉訓大夫戶部主事制贈其考居實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真定縣男母張氏真定縣君煥述君族世行事屬里人蘇天爵敘而銘之左氏世為河間人曾祖逸其諱祖義仕金官承直郎同知清州防禦使事

四子季諱信習進士業貞祐變擾寓居原武金亡徙真定當是時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定得承制官人命叅謀甚公羅金遺士信出入甚公門下講說經史薦其友張君舉舉金時中律科累擢尚書省掾至是授真定檢法官信終其身不仕妣楚氏君字彥實資謹厚學律令於張君張君喜其通敏以女歸焉戊午歲補真定府吏處議咸當於法郡中稱其廉平中統四年調河間鹽運司管勾未幾以親老謝去親沒獨養其兄兄訴諸豪縱數

破其產君一無間言事之彌篤鄉閭以此多之至大二年夏五月廿六日君以疾卒年七十三後七年張氏卒年七十八三子炳不仕煥由山東憲司書吏至中書掾以廉能稱今中尚監丞焰萬億廣源庫吏墓在真定縣新市鄉西陽村銘曰

在昔漢帝任吏以治酷烈為聲或隕其世孰若循良藹如春陽國用寧壹民斯樂康於惟左君廉平佐理天報之豐貴以其子爰錫寵命下賁幽壚洛爾法家監此銘

書

百夫長賈君壽堂銘

豪城賈君德成字誠甫其才器落落不凡少嘗從軍樞府慨然欲樹功名於世遭時承平不克展布久之樞臣惜其才憐其志署以文書辟長百夫又數年辭歸予先世田廬墳墓在真定之北滋水之陽君恒經紀之人不敢犯君一日買石作壽堂于其先人墓側鄉長老訝之君曰死生亦常理又何疑哉堂成之日乃至正七年二

月九日也親戚共持酒食勞之君大喜痛飲連日復屬予銘之君父諱玖母蘇氏先祖兵部尚書郡侯之女先考叅知政事郡公之妹天爵之姑也故君於予為兄賈氏世葬槀城崇福鄉牛家里宗族甚大君行第十二妻楊氏生子昌元昌善長女適侍儀舍人蘇昌言次許適楊氏孫男吾安餘幼銘曰

惟死與生猶晝之夜能知其故斯為達者偉哉賈君負才抱奇生作玄堂棄世如遺堂以石為是欲不朽道若

可樂室亦何有生世役役彼無所歸視君之志尚其幾希

金鄉劉氏阡表

泰定丙寅秋金鄉劉君以其子官於朝封從仕郎金鄉縣尹既受命合其昆弟長幼而告之曰昔吾祖考當兵戈流離之中保有厥緒積德垂慶以遺我後人俾至今日吾何能有哉先考嘗語吾曰劉氏自宋金以來遷徙靡常塋域亦莫究其處可卜陽山吉兆自汝祖始俾吾

後世皆從葬焉大德巳亥始克奉祖考而安厝之繚以垣墉樹之嘉木考諸禮制又得立石表于其阡于以光昭先德於無窮開示子孫俾知其所自庶幾盡吾心焉爾乃走書京師命其子持中奉狀屬史官蘇天爵筆其事云謹按劉氏徐州豐縣人也歲久譜亡不能遠本其世宋靖康間始遷金鄉楊徐里金有中夏務休兵息民故劉氏族大以蕃田疇第舍甲里中至貞祐時金人徙都汴河朔擾擾劉氏之族皆逃難解散祖府君諱恩雖

偕衆避地他所迷桑梓之感心獨未嘗忘也國朝旣滅
金郡縣甫定瘡痍之民稍稍來集歲庚子府君始達鄉
里而田廬悉爲豪家所有遂徙居邑之陽山里因占籍
焉後以壽終配某氏生子曰義義早孤貧不能家及長
出贅於張氏張氏家羨於財而無子獨能謹事婦翁其後
婦翁旣有子矣分與田宅而居之以孝弟力田稱至元
十二年卒其配張氏時年方盛深居獨處能以禮節自
持訓其諸孤使皆有立家益厚完于前時三子長曰信

縣尹君也次曰侃次曰偉興國路學正縣尹君忠厚孝友不樂進取喜施與諸子宦學於外者悉資給之築室延師以教其邑人子弟壽考康寧享有寵命閭里以為榮子男三人持敬持中俱補國學弟子員持恭濮州教授侃之子一人持敏偉之子三人某某某諸孫十餘人初持中肄業國學有聲薦充學錄遷太史院校書郎擢御史臺掾今儒林郎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清介有守棘棘不阿余聞昔之君子於其親也生則致其

養馬歿則卜其宅兆而嚴事之葢孝子慈孫所以厚於者也觀劉君之行若是則其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陽山之下有封偃斧伊誰云藏劉氏考祖念昔考祖溶罹兵凶顚沛艱阨克紹其宗儲善在躬弗耀於世天厚其門以昌來裔祇承寵命擁笏巍巾慶流沛沛彌日而新疇克致兹實荷先德顧瞻丘壠式表貞刻子孫至止眎此銘詩尚其勗哉祖考是思

彭城郡君耿夫人墓誌銘

彭城郡君耿氏濟寧金鄉人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彭城郡伯劉公之夫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持中大名錄事持恭之母也始年二十歸於劉氏逮事其姑姑性嚴肅治家有法夫人能適其意及主內事蠶績烹飪課責諸婦一如姑之誨已而家道益隆諸子宦學於外者夫人不以愛弛於教而皆勗其有立持中升朝為太史院校書郎祕監推恩授金鄉縣尹夫人從

封宜人持中由浙西憲司經歷累拜監察御史祕監進
知單州夫人封金鄉縣君迨持中僉憲淮西則有郡君
之命至元五年己卯夫人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
卒於家父諱某母某氏子男四人長某次持中持恭幼
某孫男二人擴摛皆補國子員孫女三人長適苗勃然
亦國子員餘幼曾孫男二曰衆曰某將以是歲六月某
日葬夫人于金鄉縣金山鄉陽山里天爵與持中游雅
厚嘗述劉氏先塋碑習聞其族世舊矣故為之銘銘曰

閨門之教由本於内維昔君子式慎其配猗嗟夫人閫則無瑕養姑教子克善厥教生享榮封壽登鮐背銘此淑德昭示千載

甄母墓誌銘

無極甄克敏述其母邢夫人之行來請曰吾母生有淑質稍長習女功孝事父母既笄適先君子吾甄氏族大而盛歲時昏祭皆有禮節吾母周旋其閒咸中儀度承上御下能敬而惠蓋於孝經論語亦習知其説克敏之

從師學也苟有所需吾母悉資給之甞誡克敏曰汝讀書學儒樹立於世勿廢墜先業吾見近世大家婦人愛子多不知教往往嬌逸以隕其家聲吾不忍使汝至是也夫力學在汝窮達有命汝其勗哉吾知吾多疾不克壽考及見汝之有立於世也汝能勿忘吾言吾雖死無憾矣吾母自至治二年忽感風疾綿延十餘年而卒比卒召克敏至前猶以讀書立身為訓今而後思其言之為可悲也吾母卒之明年先君子亦卒今將以吾母之

喪合葬吾父之墓子其銘之天爵與充敏游雅厚又知
其家世之美故與之銘夫人諱從正世居趙之平棘再
徙真定曽祖彦容顯武將軍元帥右監軍祖義父真母
賈氏外祖大亨朝散大夫真定河閒等路宣課使夫人
生十有七年歸甄氏是爲尚書兵部郎中譲之曽孫婦
户部主事用之孫婦西蜀提刑按察司書史昌祖之婦
河東憲司掌書恒之妻也既歸二十有六年年五十三
至順二年三月二十日卒明年九月某日葬真定縣朱

俗里子男三人長克敏歲貢儒士次早夭次霞童銘曰

肅肅閨門夫人來嬪相其夫君夙夜惟寅圖史具陳子

也甚文刻銘幽珉尚永厥聞

甄德修墓銘

吾友甄德修之葬也翰林楊君俊民以書來告曰德修

吾鄉後進之彥績學纘文欲名立於世今不幸卒矣其

生也曽無爵禄之榮其葬也可無文字賁其墓乎夭爵

聞其言而憾焉德修世為真定儒家六世祖慶仕宋為

武康軍節度掌書記生贈明威將軍騎都尉中山郡伯公亮公亮生金嵩州刺史讓讓生尚書戶部主事用用生皇故處士昌祖昌祖生河東憲司掌書恒恒生德修諱克敏少與楊君俱學于郭先生士文聰敏卓然不類童子家庭之內訓誨甚嚴時處士退隱于家聲聞四方一時名公卿官燕南憲府君咸交處士德修侍立左右聞見日廣處士既卒奉掌書及其母邢氏益盡孝謹深居一室羅列圖史凡先世隱德遺事採摭搆緝惟恐或

遺當代文詞可傳者咸筆錄之部使者以其名薦當得河南憲司書史亦不果就年三十八至元元年乙亥六月辛亥朔以疾卒葬真定縣朱俗原所著述有詩文一編文林三十卷娶宋氏生男曰惎嗚呼甚矣人材之難也夫以生賦清明之質當國家承平之盛本衣冠世族之懿習又師詩禮之傳方克有就德修既有可學之資遭逢治平又承家世義方之訓其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振乎今而耀乎後孰謂不幸以死吁

可悲已夫可悲已夫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

武德將軍鎮守池饒衆陽萬户府管軍中千户所達嚕噶齊贈驍騎尉長葛縣子瑪穆特配長葛縣君張氏居黄州黄岡縣五峰山之南年若干來歸於公公哈喇婁準台氏世家朔漠父諱哈巴爾圖國初從兵破汴始家許州之長葛公生將家以多力善射聞至元甲戌丞相淮安忠武王總兵伐宋一時材勇之士悉致麾下公與其選

於是大兵由襄漢順流東下瀕江諸城或戰或守大抵弗能有所為矣公分將士卒戮力戰陣數著勞效明年宋亡論功行賞受池州總把歸附之初新令未洽豪民潛擾鄉邑公輔治以嚴民賴以安久之朝廷以日本梗化不庭出師征之公又在行由慶元汎舟入海凡七晝夜抵達可島去其國七十里潮汐盈涸不常舟弗能進乃縛艦為寨碇鈇靈山下命公守之八月一日夜半颶風大作波濤如山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

海中如麻明日大帥命公先歸公由躭羅逾高麗渡遼水以趍京師遂歸於池其後累遷今官因以池為家焉至治元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方南征時詔軍將各以其家從行故公自江上之戰縣君獲與之俱持身以嚴侍公以謹而飲食衣服之奉無少闕雖居軍伍之中憫其夫之勞苦未嘗以驚懼為辭及征日本大風之夕公方以王事為重奚恤其家而縣君獨在舟中身綰印章未嘗舍去及舟壞乃抱折檣得達于岸是豈尋常者

所能及哉其居家性質直不妄笑語安於素約而華靡
奢麗皆無所好所好者蠶績之事耳操持家務內外斬
斬宗族無間言至元六年六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五是
月某日附葬公墓墓在池州之西湖山堂公凡五娶子
男四人彥智傑武畧將軍管軍中千戶所達嚕噶齊海
盧承事郎同知許州事巴延旺努早逝女三人長適武
德將軍管軍千戶所達嚕噶齊特穆爾次適布哈次適
邁珠孫男七人阿巴齊延平沙縣尉哈瑪爾諾海治進士

業哈喇台賜進士出身儒林郎漢陽府判官鄂囉特穆爾昭信校尉管軍千户所達嚕噶齊納克楚博囉齊習進士女八人適敦武校尉管軍百户塔海布哈忠顯校尉管軍千户張節奉政大夫靜寧州達嚕噶齊塔海特穆爾承信校尉烏程縣達嚕噶齊巴圖將仕郎江州路錄事司達嚕噶齊道通忠翊校尉管軍千户毛榮二在室縣君之考諱達魯世業詩書為儒家故縣君教子孫嚴而有法初皇慶科舉詔下哈喇台甫十餘歲縣君呼

而教之曰我昔居父母家歲時親戚小兒來者吾親必祝之曰長大作狀元自我為汝家婦恒在軍旅久不聞是言矣幸今朝廷開設貢舉汝能讀書登高科吾復何恨于是悉資給之俾從師受業泰定三年策試進士哈喇台果中第二甲第一人授同知徐州事歷監方城縣皆奉縣君就養曰以居官清慎為教既歿之三年哈喇台傅父命以池人王南壽狀來請銘余讀詩小戎篇蓋秦之國人奉命西征其從役者之家人始則誇其車甲

之盛然後思念及於君子說者謂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今觀縣君之事其信然歟故為之銘銘曰

婦德之懿本於閨門無非無儀中饋是勤昔在至元征伐四國將校之家勇於赴敵風濤戰陣曾無震驚知有其夫不知有生義根於心能保其節刻銘貞石永著芳烈

滋溪文稿卷二十一

滋溪文稿卷二十二

元 蘇天爵 撰

行狀

默菴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

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於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絶人在襁抱閒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暋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攷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備爲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

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公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没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

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於經曽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復以求至當而

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開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於其生平為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

之理玩之益熟必當恭然悔其平日之為而火之矣其
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
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
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
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
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
然科條纖悉咸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
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

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於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

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於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壂垣墉二女宜寧順寧壂垣向學有力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鎮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

家父子兄弟自為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為師尤深於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弟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攷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為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為文章以理為主皆有為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

咏性情陶冩造化而已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稾藏於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肇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為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有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敘其梗槩以授塋垣俾求

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故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文昭公行狀

趙氏世為蔚州蜚狐人公大父崑金元帥府評事以材勇聞父瑨始附國朝從太師國王平中夏積有功烈官至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由監中山家焉妣定國夫人楊氏有子十一人多知名而公最長諱

秉温字行直資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巽亨學當是時世祿之家以侈靡相高獨公能敬讓以禮侶自持滋久愈謹華問彌著世祖皇帝方居潛藩收名一時聞望之臣咨諏治道歲己酉帝在和林西公入見儀觀修整應對詳明帝異之命侍左右癸丑征大理甲寅征雲南己未濟江伐宋公皆從行中統元年帝即位命公與參知政事李某行右三部事稽考諸道工程稱旨三年詔擇吉土建兩都命公與太保劉公同相宅公

因圖上山川形勢城郭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圖赴功至元五年兩都成賜名曰大都帝定都焉曰上都巡狩居焉于時國家以干戈平定海内五十餘年矣而公卿多武力有功之臣未遑文治四方來朝貢者禮尤簡易太保奏起朝儀詔公及史公杠等十人共討論之又選近侍二百人肄習之公頗采古禮雜就金制度時所能行者習之月餘帝臨觀焉大悅命立侍儀司拜公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兼知侍

儀事杠以下授官有差八年秋八月帝以生日為天壽節諸侯羣臣咸朝公請行新禮先平明設儀仗於崇天門内外東西鄉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教坊陳樂廷中於是皇帝輦出房升御座謁者傳警雞人報時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奉賀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進酒教坊作樂成禮而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有罰三品以上官宴饗殿上大作樂日晡皇帝御輦還寢閣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歴日冊立皇后皇太

子建國號上徽號宣大詔令諸國來朝合行典禮皆公所論著也十年詔收天下圖籍立秘書監進公少中大夫兼少監事十九年拜嘉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未幾加大學士進階中奉大夫授時歷既行公奏以太子論德李公謙校書郎楊公桓撰歷經歷議公以年老屢上章丐免宰相不可曰公天子近臣其去就非有司所敢議公入侍承間為帝言帝良久曰卿視朕孰老公不敢復言二十九年公有疾始集侍儀司所

行儀禮合為一書獻之帝覽而稱善命藏史館三十年夏四月某日公薨於京師賜第享年七十有二訃聞帝震悼即以子慧為侍儀引進使是月某日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夫人李氏張氏祔公凡三娶李氏五路都勸農使壽之女張氏順天路達嚕噶齊老李之女俱追封定國夫人邸氏行軍都元帥信之女封定國夫人人子男三人敏忠顯校尉管軍千戶佩金符睿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皆先卒慧累遷集賢直學士安豐路總管

女適陜西都轉運鹽使李汝明孫男四人時勉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時中時學時可未仕曾孫藝侍儀舍人公事親孝待諸弟極友愛凡田廬奴僕在易鎮邢諸州者悉推以與諸弟恒懼諸房子孫或蹈非義謹述昭毅公遺言以訓敕之大抵謂奉親以孝臨喪以哀居官以廉律身以正凡吾子孫當服膺勿失苟或不然則告於家廟共擯斥之不以兄弟數至今海内稱家法者言趙氏公左右世祖四十餘年帝愛之不名嘗遣使秩於

山川使者陛辭帝曰文格神明殊非易事能若趙侍郎恭謹朕實汝嘉仁宗在位追念至元舊臣俾圖厥像置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詔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昭而昭毅公亦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襄穆俱追封定國公復名慧入朝將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侍儀使于是藝承昭文公命將列公行事求銘墓碑謹譔次如右謹狀泰定二年二月丁卯文林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蘇天爵狀

榮禄大夫樞密副使吴公行狀

公諱元珪字君璋姓吴氏世為燕人曾大父樞隱德弗耀大父汝霖金千夫長貞祐甲戌扈從其主播汴濱北歸至廣平家焉父鼎始仕國朝卒官奉政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壽國公謚憲穆妣成氏高氏俱追封壽國夫人公資簡重好深沈之思自其大父起家以武憲穆公致身以儒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家庭授受生長見聞公皆能知其說至

元十四年冬近臣以公入見帝視其貌非人也命侍左右以年勞授後衛經歷官擢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初諸將之平宋也攻城野戰悉有爵賞江南既定樞府奏裁其人京師五衛各置指揮使二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千戶以下官有差行省萬戶府各置萬戶二人副萬戶一人鎮撫以下官有差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均俸禄以優其家給醫藥以起其疾設庠序以訓其子弟置屯田以廪其士卒上下相維大小相制多公所論建也二

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于時宮城建二十餘年矣繕修之事歲月相繼尚書省奏抽軍士萬人付留守司主之公亟陳其不便始立武衛專掌繕理宮城以留守段禎兼指揮使凡有興作必文移樞府而後行遂拜樞密院判官會邊防用善馬數千四時欲從民貰馬公曰恐京師民情騷動今六軍無大調度五衛畜馬實多若就用之而償其直則事集而民不驚遂從其議有旨軍官多役軍士公請奏定其制萬户用軍士八人千户四人百

戶二人自今多役軍士者有罰二十八年矣桑葛伏誅尚書省合於中書與元忠憲王拜右丞相中書六曹慎簡僚屬諸以桑葛爲官者皆免擢公禮部侍郎未幾遷左司郎中時中書徵舊錢穀久不能復丞相患之公曰此前政之失今當明言其故蠲之丞相以聞制從其請遂遷參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注擬多私其鄉里公言此風不可長凡請謁者悉皆謝絕物論翕然稱之三年詔遣使分道詢民利病公宣撫燕南

劾罷貪吏若干人轉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公言治國以愛民為本故春秋用民力者必書益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臣嘉其言土木之功稍為之息六年出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及來京師徧以金幣致諸公貴人於是朝廷授之以官而其人僭虐寖弗可制及事敗受課官錄其家具籍所致諸公貴人金幣而江浙省臣為尤甚惟公獨無所污武

宗嗣服之初由僉書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公及御史中丞王壽等議政事于中書若惜民力用人材嚴選舉節財用建貢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凡若干事朝廷皆舉行之初世祖詔發軍士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役被俘者衆至是來歸者若干人方其在塗飢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公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俾為父子如初皇慶初元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某言江南之民豪富殷庶蓋由膏沃之地隱匿者多朝廷

誠能遣官檢覆當益得田若干萬畝歲收米若干萬石
公曰江南平定幾四十年戸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
揺其害不細爭之月餘不能止即移疾去復拜樞密副
使同列有忌公者入譖于上出爲甘肅行省右丞歲餘
拜陜西行臺御史中丞未上值西臺罷遂召入朝會遣
使分道詢民利病公奉詔宣撫遼陽諸郡使還復拜樞
密副使進官榮祿大夫名見嘉禧殿温問再三公奏曰
昔世祖時命軍士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

稅令中書臣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上曰凡爾軍士之田其遵舊制仁宗崩姦臣用事公以年老致仕至治三年姦臣死英宗勵精圖治獨任東平忠獻王爲右丞相君臣相契慨然欲復中統至元之盛優詔起公及安陽韓公從益大興王公約商議中書省事於是絀姦臣釐弊政舉材能興禮樂以稱天子責任之意矣下之民亦皆愫然思見其治矣三年秋七

月某日公以疾薨于位春秋七十有三是年九月某日
葬公永年縣陽城鄉臨洺鎮西原公居官清慎務持大
體不喜更張所至無赫赫譽既去而人見思夫人郭氏
李氏皆前卒再娶某氏子男曰復奉議大夫太廟署令
女適翰林待制盧亘著作郎靳泰丞相史忠武王諸孫
莊公既葬之明年復請狀公行事洪惟國家太祖皇帝
以干戈平定中夏世祖皇帝以威德混一海内當是時
勲勞將帥之臣爪牙熊羆之士咸被器使布列中外以

酬其平昔之勞富貴其身者可謂至矣然而自昔天下國家必有道揆法守而後能有為也故至元以來建中書以統百官置樞密以總軍政官曹既立法度漸備雖有僥倖苟且之人將亦知所儆懼矣葢法立則民畏人存則政舉孰有任法而不任人者乎凡累朝兵政之源委當代將帥之材能城郭山川之阨塞邊防屯戍之要害生民戶口之蕃息金幣錢穀之虛實必有深知其要身任其責彌縫持守以成天下之務者矣若吳公者豈

非其人歟公歷事五朝始終一德每進用則士民相慶及其薨也朝野爲之悲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公庶幾焉謹狀泰定四年冬十月甲子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蘇天爵狀

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

韓氏世居真定真定縣公諱公麟字國瑞高曾仕金襲長千夫譜亡逸其諱考始業醫疾者服藥輒愈天兵急攻襄樊士卒需藥者踵門貧者多不取直公幼讀父書

既長挾其術游京師公卿間名聲藉甚至元巳丑故禮部尚書許公國禎舉名醫若干人以聞公與焉帝召見便殿各詢其人所能出示西域異藥使辨其為何藥也公食其味獨前對曰此與中國某藥侔帝加賞異命為尚醫是時帝春秋高體常不平典領方藥蒙賜貂裘玉帶辛夘敕授醫正郎御藥局副使明年詔皇孫撫軍北邊公從行次野為川皇孫疾初愈欲出獵公白殿下是行所係至重今疾新愈不可以風臣受詔調護殿下有

如疾不可為臣死固不足惜奈宗廟社稷何皇孫嘉其言而止甲午世祖賓天皇孫歸自撫軍即皇帝位是為成宗公易階為承直郎遷太醫院副使尋加奉議大夫又遷中順大夫太醫院大使大德辛丑陞太醫院為二品進嘉議大夫僉書太醫院事帝身即位承至元治平之餘歲時豐登府庫充實任用耆艾遵守成憲元貞大德之初天下號為無事退朝之暇優游燕閒名公讀資治通鑑大學衍義公舺陳其言緩而不迫凡正心修身

之要用人出治之方君臣善惡之蹟興壞治忽之由皆
爛然可睹帝從容咨詢朝夕無倦公不為容悅逢迎每
因事獻納于帝初御史中丞崔公或言事忤旨公秉問
奏曰臺諫天子耳目自今皆結舌噤口而不敢言是自
塗其耳目也何以知天下之善惡乎帝召崔公俾盡所
言帝問公當今儒臣孰與卿比對曰集賢學士焦養直
學為通儒昔事先帝日侍講讀非臣所能及也遂召焦
公入侍顧問秦州孝子以事親聞公薦於帝曰忠孝無

二道此其人材必可用帝命中書錫五品官其人果以能官稱公之論建率此類也其他隨事輔陳中禁事秘外所不聞者不可以縷載也公既見知人主恒以謙謹自將所有錫賚輒辭不受帝晚節寢疾公言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曰朕聞韓其言恍若疾之脫吾體也至大中尚書省臣專權用事公移病家居除淮安路總管不赴皇慶初元除祕書卿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太醫院使初世祖以本草為未完書命徵

天下良醫爲書補之公承命往以羅天益等二十人應詔又嘗校定聖濟總錄醫者賴焉公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歲時公帥諸弟上壽搢紳以爲榮撫愛諸弟尤篤養孤子嫁孤女若干人俸餘悉購古書奇畫一室蕭然淡若無所欲故事醫者不許封贈仁宗特賜公祖季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常山郡公謚安穆妣馬氏常山郡夫人考天祐贈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康忠妣康氏趙國太夫人公享

年六十有七延祐六年十一月甚日薨于位古者天子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又必慎選直諒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是以君德日新治道日隆後世莫能及矣欽惟成宗用韓公者其審是道歟帝在位十有四年朝廷清明海宇寧謐公卿稱職年穀豐衍雖帝之聰明守成爲弗可及亦惟韓公匡救啟沃之力居多或者獨以醫術論公尚得爲知言也哉然歲月既久公之言行寖弗克傳故掇其所可知者而論次之以俟史

氏采擇謹狀翰林修撰奉議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狀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謚文獻杜公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俶擾公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時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為進取計公爵祿不入於心刻苦自勵獨深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為業聲聞漸

著故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徳以書幣延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問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寛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公從容為中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獲陰受其賜士子受業者恒以百數至今相衛俗尚文雅公之化也歳己未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諏方畧道過彰徳召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筞公對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向者

天兵既已滅金又欲平宋誕敷聲教葢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主闇弱姦臣擅國習俗嬌靡將卒恇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謙宣撫大名諸路復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

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尚欲仕乎即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歴禮樂雜説三十卷文集十卷公儀觀秀偉美髯鬚望之儼然既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當有黄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金汝所藏耶怪誕之言吾弗信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公之廉正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

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葬安陽縣王裕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緱山墓公曾祖信祖植父時叔母張氏娶孫氏後公九年卒祔葬公墓子男三人處思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天君子惜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初以臺薦為按察司書吏累遷濟寧大名路經歷吳橋縣尹終東昌路推官皆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愚為郡文學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

曰堅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讓秉容秉一
秉中玄孫二人洹漳公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為天歷
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勳臣
故老行事悉登載之秉彝方為丞相東曹掾錄公遺事
送官天子覽而嘉之制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
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尋擢秉彝奎章典籤與修大典
書成遷鑑書博士今上皇帝御極命儒臣進說經訓又
兼經筵譯文官未幾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

文字之澤葢未艾也秉彝將之官關中過家上塜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朝廷褒恤之典于是近臣以其事聞勑臺臣撰書銘文以賜嗚呼昔者國初承金兵絶學之後文物凋弊殆盡賴一二儒者掇拾修補於壊爛亡滅之餘俾斯文不絶如縷其功詎淺淺哉天之報施宜在後人也天爵向官奎章辱與秉彝同時雅相好也謹撰次公學行論著之大槩以備采擇謹狀元統二年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滋溪文稿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滋溪文稿卷二十三

元　蘇天爵　撰

行狀

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

公諱忱字允中趙州寧晉人也至元十七年由宿衛東宮拜朝列大夫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歳餘以母老辭歸二十四年調河南道久之以母喪免二十八年

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明年起公為燕南道廉訪副使三十年起拜嘉議大夫廣西道廉訪使以疾辭元貞二年改使河東大德三年除江陵路總管不赴七年總管汴梁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時公年已七十矣延祐元年召拜文館大學士是歲十二月七日薨于汴春秋七十有九明年三月十二日歸葬寧晉縣金符鄉換馬里三年正月御史臺臣列公之行以聞制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公曾大考
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王國初倡鄉民來歸從太師國王
定中夏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妣李
氏公娶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鋭由河南行
中書省知印入官曰鈞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孫男
三人洙浩皆國學弟子員淵幼昔者世祖皇帝初命裕
皇爲皇太子左右給使之人皆擇用勳臣舊家子孫故
公得與其選所以培植育養期大用於異日者蓋甚重

也公給事十餘年忠謹小心殆若一日或因事進言諒直不阿每達于上聽以故首有山北之命遼霫多宗王分地傔從時縱狗馬出蹂民禾民厭苦之公繩以法彼遂歛避不敢犯時阿哈瑪特秉政務聚歛以固權寵小人觀望爭言財利以希進用大定小吏耿熙者詣宰相言北京宣慰司逋懸官鈔二十萬定宰臣以聞有勑徵之熙懼事失實獲罪妄增勑文併諸官屬繫之逮繫者百餘人公察其妄疏言於朝熙竟獲罪裕皇賓天儲位久

虛時上春秋已高中外危之公建言曰陛下承祖宗之
業臨御多方三十年矣自至元初年豫建太子天下莫
不歸心邇者鶴馭上賓臣民觖望伏願斷自宸衷早定
大計宗社幸甚章凡三上上是其言未幾成宗親承裕
皇信寶撫軍漠北而大業遂定江南既一或者猶略民
子女轉賣為奴公言四海之內皆為王民國家當敷宣
惠澤無間南北涵濡撫育俾長子老孫以沐承平之化
今猶縱民奴其子女非一視同仁之意也勑禁止之著

為令有汪清者自其父占籍於息餘四十年而鎮軍强有力者利其貲産妻女誣為亡奴訴諸師府既得府檄即率數十騎馳圍其第遂格殺清驥無以自明妻女貲産悉為巳有清子成潛出告宪兵民輿屬文移往來數年不能正潁人朱喜者始以避兵見俘繼縱為良主給之書鄉胥里長皆署名紙尾喜隸軍籍有年矣一日喜居室火故主之子疑其良書被焚也遂復奴之喜持書累陳謾不見直公循行至郡俱詣泣訴公閱吏牘曰清

古籍於壬寅甚之奴以甲辰而逃何前政之不孜耶喜良書具在紙尾之人其言足徵充軍許時何其無一辭也乃以其事啟鎮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二家援結近臣誣奏其事詔遣中書斷事官案問即收繫公公以書言御史臺臺臣以聞有旨召公入見公廷奏其事上大喜曰若此人真不虛食俸祿者復還公河南於是近臣及斷事官皆以受賕得罪而清喜數百口竟賴公言得復民繪公像祠之終身河間鹽使張具與其屬盜用官

錢十餘萬定公發其事伏辜恩州為諸王呼喇濟食邑命其官屬貸子錢於民倍徵其息公令止收子本餘歸諸民及遷廣西臺檄過諭風紀以表其廉能公既疾不果行遂改河東成宗方畋柳林召詣行宮撫慰優渥會河東旱飢穀貴民流公請發倉賑救全活者衆時成宗初即位奉事太后惟謹於是太后親幸五臺大建佛宇為民祈福上勅中書遣官護作工部司程陸信者驅民數千人入山伐木山深險多虎豹民被傷死者百餘人

公曰民未獲福已先受害殆非國家建寺之始意也入言太后太后命稍損其役仍賜死者家鈔人若干貫諸王阿濟格歳支廩餼和市於民或不能供輒為契劵子本相侔則沒入其男女為奴婢公請于朝用鈔贖還凡一百二十四人自是改賜諸王餐錢而民患始除哈陶布哈者恃阿濟格恣為姦利以亂吏治公收案致法王為請弗聽遣使入譖于上上猶豫未信適駕北幸哈陶布哈遮乘輿誣訟公不法事上命中丞崔彧問之彧知

其誣將俟見上白之未幾或卒及駕還宫其人復以為言詔省臺遣官案驗卒無事實其人坐誣抵罪憲綱大振阿濟格由是禁戢其下不敢横暴侵其民矣先是朝廷以民之占軍籍者限田四頃以供軍需餘田悉納賦税公力陳其不便以為國家自取天下以來征伐曾無寧歲今海内稍定民之征戍遠方者歲費尚千餘貫四頃之田豈能盡給凡民占籍地役者有司歲視貧富差其名數一入軍籍永不可易今若多限以田使無飢寒

之憂是亦富民之道也不報其後兼并之利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至是樞密奉旨召公等集議方略而真定順德廣平等路公分詢之凡得富民數百家即命充軍其貧乏者悉罷遣之人稱其平汴為宋金故都浩穰難治而省府憲司臨涖其上故朝廷常為選良二千石然久者不過一二年近者數月或以疾辭或以罪去少能滿三歲者公視事五年以老致事始至省憲以公耆舊德業著聞不敢以官屬視之獄訟尤難決者悉以屬公

公一問即得其情無敢隱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之方為近代包拯丁未之秋河決原武東南注汴官吏具舟為避走計民大驚恐公白省臣請導水東下否則為害不細而省臣大家田疇多在汴宋間不用公言公曰吾守土臣也責當在我遂乘舟行視河分命決其壅塞於以分流殺水而汴城始完其民至今以為德水害既息復大發民增築隄防河西之人居鄢陵者萬家號𠻳手軍民之徭役悉無所與公曰均為王民而河西人獨無

所役何也至是悉使就工凡得萬人不日堤完公之摧
抑豪強愛養民力多此類也公為人剛毅正直讀書能
見諸行事不為空言其任風紀所至惟以興學善俗為
務北京汴梁及建瑞錦三州趙之栢鄉皆新學宮風勵
多士益欲復古治化作新斯民非專師法令而以為治
者也嗚呼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方大有為故天出忠
直之臣共弼治效非偶然也當是時公及陳公天祥程
公思廉姚公天福皆骨鯁敢言不畏彊禦披姦發伏指

擿利害若疾痛嗜欲在已故吏畏其威民懐其恵風采凜然震動一時至今庸夫女子猶知道其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向者先君荷公深知居嘗慕公為可師法會公子鈞求狀公行將以獻諸史官求銘作者故因彔其始末而論次之以俟筆削謹狀至順四年九月壬戌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狀

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少聰穎異常讀書數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人意表間為歌詩如魏晉人語故憲使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聞公談論皆聳聽畏服常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選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大經

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仁宗皇帝初未出閣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得備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監者日陳于前上樂聞之不倦也武宗皇帝即位仁宗為皇太子命公為典牧太監官太中大夫仁宗清燕屢召見焉近侍以俳優進公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亂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尤宜防慎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悉登於書俾民朝夕閱

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璟墓存焉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衝舟車不絶公曰吾為郡守務在理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郡境有黄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盈積壞民麥禾公命疏為斗門以走潦水民始得良田佃作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多類此民迄今思之至治二年丞相拜珠獨秉國鈞徵

用舊人作新庶政召公參議中書省事公言為相之道當正已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吳炳等十餘人除吏平允衆論悉伏僥倖請求一切不與遠人當選官者寬其文法吏皆不能為姦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蝕地震烈風之異天子儆懼為下手詔命儒臣

集議中書公昌言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以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彌天變是夏詔公領經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詳盡覬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貴民飢公請于朝得米若干萬石以活之召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陜西行省參知

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知政
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月明
宗皇帝立于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宫於是遣大臣奉
寶璽北迓近侍復有求除拜賞賚者公曰俟天子至議
之近侍不悦皇太子寶以上都變擾莫知所在至是更
鑄新寶近侍請大其製公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
制也初陝西省臺請命上都而四川行省隔在西南平
章曩嘉特因繕兵自守廷議調兵誅之公曰蜀遠恐不

能知可遣使諭之如果方命兵之未晚曩嘉特果來朝時近侍爭求籍沒妻孥貲産公曰古者罪人不孥没入家貲者所以彰有罪也未有利人妻孥貲産而併殺其人者也近侍聞之益怒譖詆日甚八月明宗上仙文宗溶正宸極公遂罷政尋又命為集賢侍讀丁内艱不起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勑史官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二年冬

十月拜中書左丞與參知政事許公有壬並命士大夫相慶于朝是月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慎恤刑罰優禮耆舊懐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便之公與許公敷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中宫命僧尼作佛事於慈福殿已而殿災公言僧尼當坐左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公極陳其不可又言選調官吏錫賚金帛當與同官僚屬議而後聞一二宰執不可獨請其事先時有罪移鄉者北人則居廣海

南人居遼東去家萬里涉瘴癘寒苦往往僨於道路公曰流囚尚止三千遂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于令近歲職官坐罪多從重科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者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公得宰相體至元元年春命公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中外方倚公為重日冀其再用以福元元年不幸疾竟不起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于中山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訃聞

公卿唁于朝士弔于家咸曰正人亡矣公行義如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於人人怨詆之亦不恤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於時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干言臨川吳公澄讀而善之故相張公珪初薦公入經筵有曰王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當文宗讓位公所進說葢欲消彌讒閒為國遠慮而小人不便謗公無所不至賴天子慈仁愛士弟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世祖皇帝始一中夏仁

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内儒士翕然向風列聖承之益修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必欲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其功豈不茂哉公伯祖某國初帥鄉民來歸其後管領中山人匠因留家焉祖遜動以質子軍從太祖皇帝西征娶婦誤爾根氏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誤爾根氏贈太原郡夫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

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母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娶蒙古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敏修從仕郎社稷署丞敏存未仕女適太常太祝馬遂良是歲二月某日葬公中山安喜縣鮮虞鄉宣村原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勲行實卒葬壽年爲行狀一通請諡奉常徼銘太史以詔後世謹狀至元三年夏六月甲午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蘇某狀

故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董某行狀

公諱訥字仁甫真定路趙州栢鄉人由燕南憲史轉河東入掾禮部陞御史臺中書掾皇慶初以承直郎爲工部主事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未幾左遷大都路總管改陝西行御史臺事召爲中書省左司都事英廟爲皇太子選爲詹事院中議進官奉議大夫久之遷工部郎中又遷上都副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治中改僉河東道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江西道廉訪副使至治二年冬召拜吏部侍郎泰定初元拜右司郎中尋改左司歲

餘遂拜太中大夫吏部尚書選充山北遼東道奉使宣撫還朝拜嘉議大夫江西道廉訪使泰定四年五月十六日終享年若干公自少喜讀書長游真定郡學監憲完閭數至學舍愛公清苦遂薦用焉及歷省臺治吏文書事益明習公性鯁直棘棘不阿操持清慎聲聞日著當代名公咸愛敬之工曹專掌營造而京城之建既久官廨寺宇之修歲月不絕木石丹堊之須隱沒於吏牘者公一一經理而追徵之凡得楮幣三萬餘定黃金千

兩近侍請於禁中海子為傀儡之戲擬築水殿以備乘輿游觀公言唐文皇嘗命工曹選巧工尚書段綸教作傀儡文皇曰向求巧工本以供國利民今造戲具甚失官師相規之意詔免綸官史氏載之以為美談方今聖明在上豈宜作此宰臣是公言遂罷其役公在六察正色敢言延祐二年冬星芒垂象公言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理物今天象示變葢由燮理非人所致時相方擅朝政聞公之言大為憾恨三年元會陳朝儀殿廷百官將

序班行禮時相乘轎坐殿廷中公適糾儀乃前問曰此百官朝會之所丞相坐此非是相怒而去不數日奏公佐京邑其再入省又奏公佐留司葢欲以事困之或少有失則坐以罪賴公平素勤於職事卒無毫髮得相嘗迎鑾輿于北郭問有司供須者為誰左右以府判對相故求事杖之明日知非公也心甚慚之公在京府八月在留司僅三月臺臣憐公以言權奸恐終見誣以罪故兩為之改除外臺公在河東江西按行郡邑風采肅然

民有訴訟皆自理之吏屬無所干預坐曹行文書而已澤州高平民有盜竊其家資官誣執一家五人為盜榜掠無完膚父子二人已死獄中而贓竟不獲公閱其文書察其辭色而遽釋之召其主人問曰盜未發前數日何人曾至汝家曰鄰村五人者曾來貸粟公即擒五人者至併贓索之皆在遂具獄官吏坐罪有差邑方大旱即日大雨江西民固好訟亦由官吏倡之因逗撓為利公初按部吉安廉明以攝其姦公平以服其心告實者

行誣告者坐人皆凛然不敢犯明年至撫州前此訟者亦衆至是乃無一人公以爲有司止之也親出詢之亦無有也然則興獄告訐豈民之本心哉延祐間朝廷患郡縣多盜議依大德之末遣使驅賊於阡陌捂擊而死以號於衆庶或盜止公曰向者成廟賓天武皇未立宰相恐天下人心未安姦人竊發權爲一時之制耳今可効之乎矧世祖臨御三十五年未嘗行此盜亦何能猖獗耶衆是公言其事遂止公平生論事甚衆如黄華嶺

屯田當罷江南括地擾民朝議多是其說尤喜薦拔人
材在吏部嘗同尚書王公結薦赫舍哩希元張瑾陳思
謙吳炳歐陽玄李好文等十餘人皆可大用奉使山北
黜陟官吏皆當興利去弊民甚便之公曾祖考諱增不
仕祖考諱元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考諱進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夏氏妣趙氏俱封趙郡
夫人配某氏趙郡夫人子男衍國子生早逝次庸承務
郎大樂署令維昔國家初定中土一時豪傑往往起家

試吏以見諸用其後公卿輔相率由是選公自諸生擢

置憲府位至天官尚書及部使者材行赫然有聞是宜

論著以圖不朽焉謹狀至元六年庚辰夏五月某甲子

通議大夫吏部尚書蘇天爵狀

傳

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王氏諱文淵字巨卿中山安喜人由太原榆

次徙馬考府君德用始倅中山雜造局使先生幼失其

父能自樹立卓犖不羣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喟然曰吾家世以清白稱吾雖不能克大其門烏能趨赴承奉効刀筆吏所為乎即揖府尹棄吏去衆稍異之是時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方家居教授學者雲集先生折節往從焉峩冠博衣躬執弟子之禮滕公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厲尊聞行知聲聞日隆滕公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下至老莊醫卜之書靡不該覽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

謹甘旨無闕供母亡毀瘠骨立喪葬如禮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遇人則和平樂易言必依於孝弟鄉人以此益親之喜作詩紆餘冲淡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造其廬聽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延祐元年九月也享年六十葬唐城鄉西翟原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墓子男曰復曰構孫男秉鈞秉彝俱世家學

贊曰古稱燕趙多奇士豈節義出乎其性者哉國家既

都燕而趙為輔部名公達材由勳勞吏業起家仕至公卿將相者幾何人矣當是時獨靜修劉公隱居求志高尚其事俾一世之人企慕若弗可及豈非風化之美者歟而貞孝先生亦能讀書不仕修身事親則其志過常人遠其廩廩然庶幾隆古逸民之遺風焉

崔孝廉傳

崔孝廉名顯字燿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早喪父獨善

養母母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凡千夫長昌成齊安不敢歸侯方隨牒仕遠州獨慨然曰吾年鼎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違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得其歡居喪致乎哀凡亡又走江淮迎其喪歸此侯孝弟之行著於家者也侯初仕官長熟即以清謹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强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版户四萬訟牒填委侯職精明片言折之猾史無文致

之苛田里無追呼之擾當天歷旱荒之餘民被飢疫之苦侯勸帥賑恤衆獲休養此侯廉平之政著于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養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邯鄲縣尹皆不果上母老終喪乃調壺關縣尹又以兄喪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撫州之崇仁民皆攀戀涕泣不忍代去于時侯年巳老始遷長熟知州部使者屢薦其材侯未嘗肯妄進取踐吏五十餘年僅受八命積階奉政大夫此侯歷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

太師國王復從大帥逐叛將武仙克復真定官至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諱祥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戍鄧繕治壁壘奪宋將張貴餉船于襄陽敗江州都統軍鄂之武磯追宋潰師于丁家洲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轉餽江淮數年不乏官至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謚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戶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

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梓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大寧之富庶居真定之真定侯先世遷徙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砦真定之治頭原侯祖考窀穸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內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麗有所改易而以孝弟廉平表其名稱此侯稟賦有以異於人也謹緝其事著于篇

贊曰昔集賢宣城貢公奎居鄰建平每歎東南數十百

縣為令者佻倖苟且求能慈祥惻怛如崔君者無有也

臨川吳文正公歸老于鄉嘗言今所在郡邑困獘極矣得

如崔耀卿之潔已愛人者治之其少蘇乎嗚呼考求二

公之言當國者可不思其故歟㷀則孝廉賢矣哉

滋溪文稿卷二十三